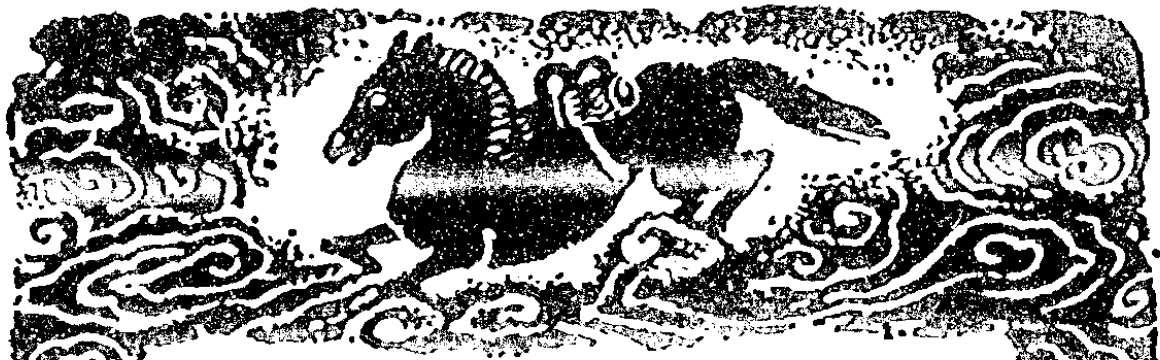


說

苑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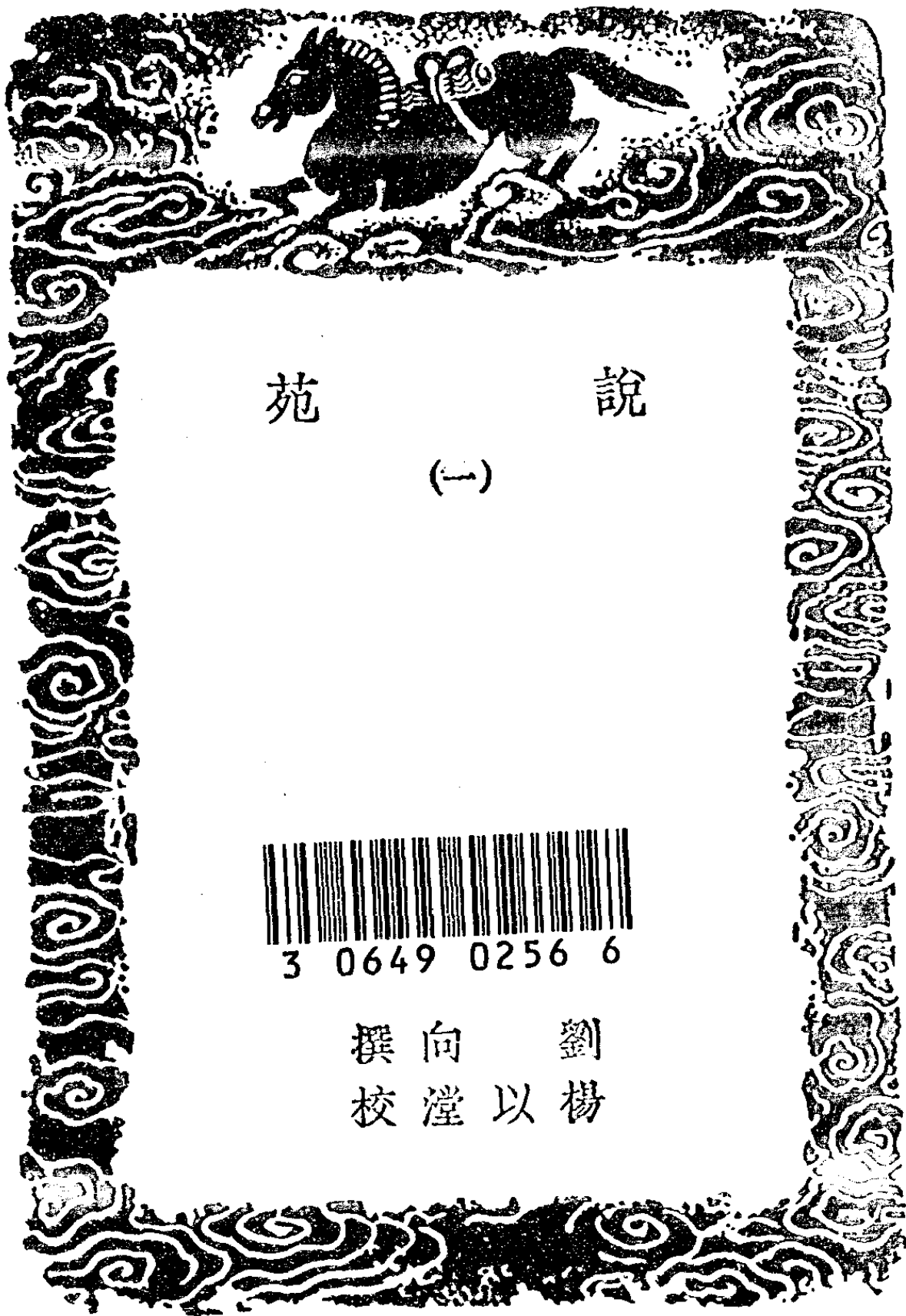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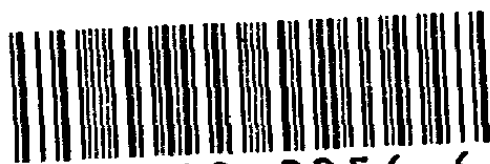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苑 說

(一)



3 0649 0256 6

撰 向 劉
校 滢 以 楊

本館據漢魏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說苑新敘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彝。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彝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禴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卽鞏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己者之爲。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願不出彼。迺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自於天下。迺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狗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輩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說苑

目錄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君道

漢 沛郡劉 向著

新城楊以堂校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言路。不固弱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擯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毆禽。堯體方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

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尙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旣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攔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禱之先者也。

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

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徒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徒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來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齒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齒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齒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蕪。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旣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

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願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儉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

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違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違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鷓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篋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其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

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舉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懇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匿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筓。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筓。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警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僻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壁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說苑卷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糲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

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

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彭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闕矣。宣子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旣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代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顛而哭之。華舟後息。

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隄。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勝用中牟之縣。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勝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撻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賸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賸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賸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歎之故。已

而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歎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歎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遠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於澤。食蕩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郊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誄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關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

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

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穀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而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備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尙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煉而周內之。蕘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尙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舍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旣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有失賞也。若所好，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尙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

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家。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筦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尙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

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亡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夫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侍。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子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螿。皆

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螾。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螾。螾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螾。螾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螾以走。螾非性之愛螾。螾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螾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道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刀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糜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具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滿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餽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旣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遁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

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

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間，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勸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寧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滂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尙何爲泣。對曰。

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馭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刑之。而使馭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馭以鞭扶織。織怒。馭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協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協之。協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尙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隕。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懷懷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恐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衛靈公問於史鱈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鱈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饑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嬌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

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魯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謀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嚮嚮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嚮嚮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並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恐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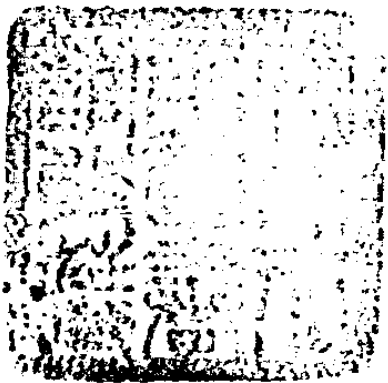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察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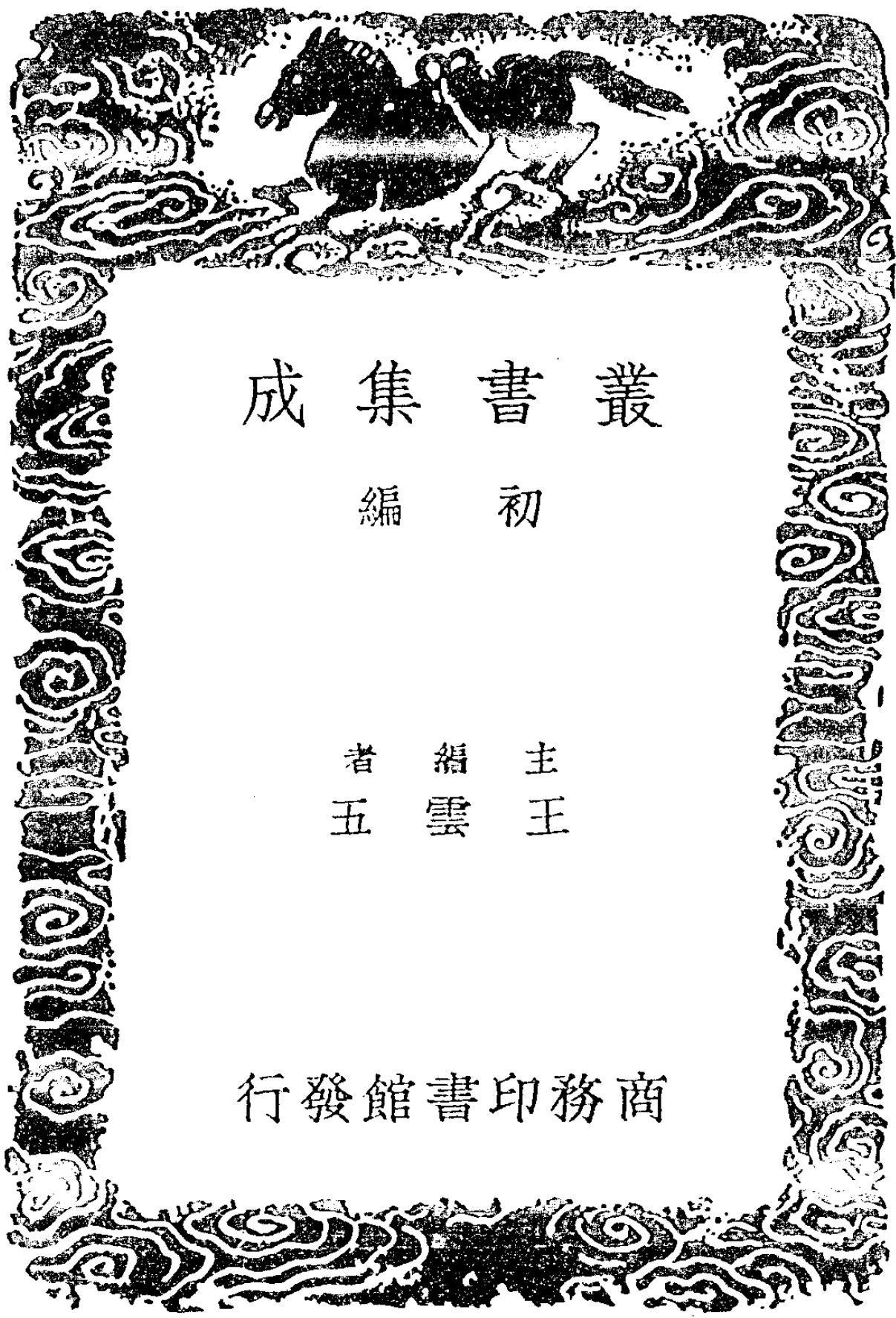


33
14
526

說

苑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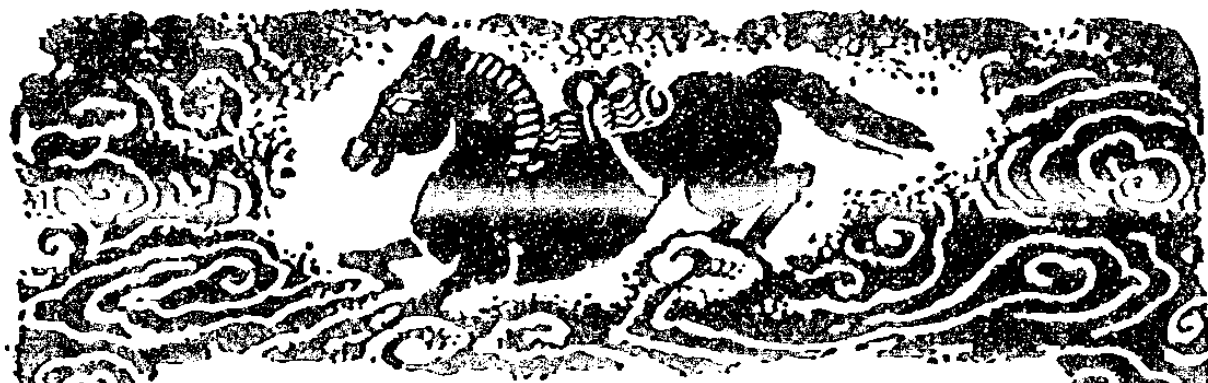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苑 說

(二)



3 0649 0252 5

撰 向 劉
校 滢 以 楊

說苑卷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衆心。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鶴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飛。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尙、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尙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于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因而又況乎俗主哉。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膈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其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憊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躡腳於宋而宰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

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絲絲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臺，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刳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鄴。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讐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尙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繆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

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遑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拊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慾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貧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居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尙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翻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驂騶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廕。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榭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撫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而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閭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

於朝廷。未觀於堂。陞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材。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且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夫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曠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備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曠曰：「今日諸君皆爲曠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旣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郟，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願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願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于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尙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

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鮓魚，祝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眡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眡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眡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厭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郟。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遠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褫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愛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

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訓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蕘陽宮。一本作咸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

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蕢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蕢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毀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恐。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僂。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違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

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假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掩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舟之姬。淫基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籛之贈。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基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籛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何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籩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蓆。陳簋籩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閔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

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願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願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喪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鬪。王太子又長。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鎖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具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

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

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夔國。夔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止。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樞畢尙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

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藥。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口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跖。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友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差。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尙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尙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螾繳尙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尙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旣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旣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聚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禍。荆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籍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安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諡乎？」王曰：「未諡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諡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陲。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鷓鴣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稭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願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旣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旣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龜鼈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蒨菰，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社，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予昌枻，澤予昌州，饌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悞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塞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檢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牽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旬，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而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靡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涇，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躋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豈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豈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

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尙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備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隄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

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二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

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今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願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第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雉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卽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

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縶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恍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愛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若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卽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竝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百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踰隘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大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竟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僮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愀然者三日。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愀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僇而訾高概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削。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毀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毀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執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教。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鶴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鶴。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鶴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鶴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鶴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變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鶴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尙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尙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

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僨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經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踣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尙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北，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四。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取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衛靈公稽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己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尙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旣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越饑。勾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攻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蘄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揆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螫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太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

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
潛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餽。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
一發。兇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卻。泣
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其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卻。吾
涉而從子。子上卻。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
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
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
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
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
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
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旣已知之矣，乃輟圖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郕，先問郕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郕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覆之以豶若盟狀。郕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郕。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盍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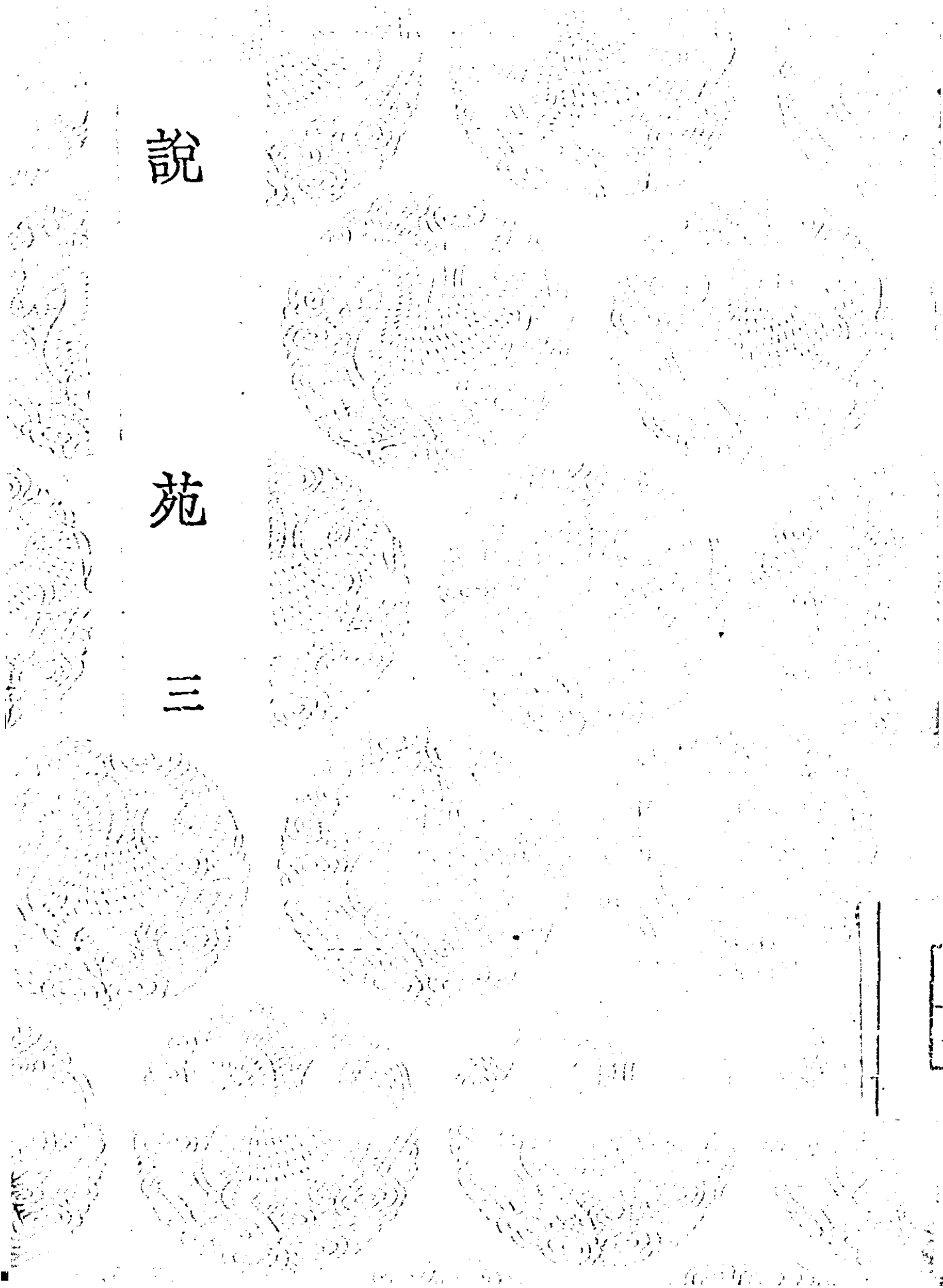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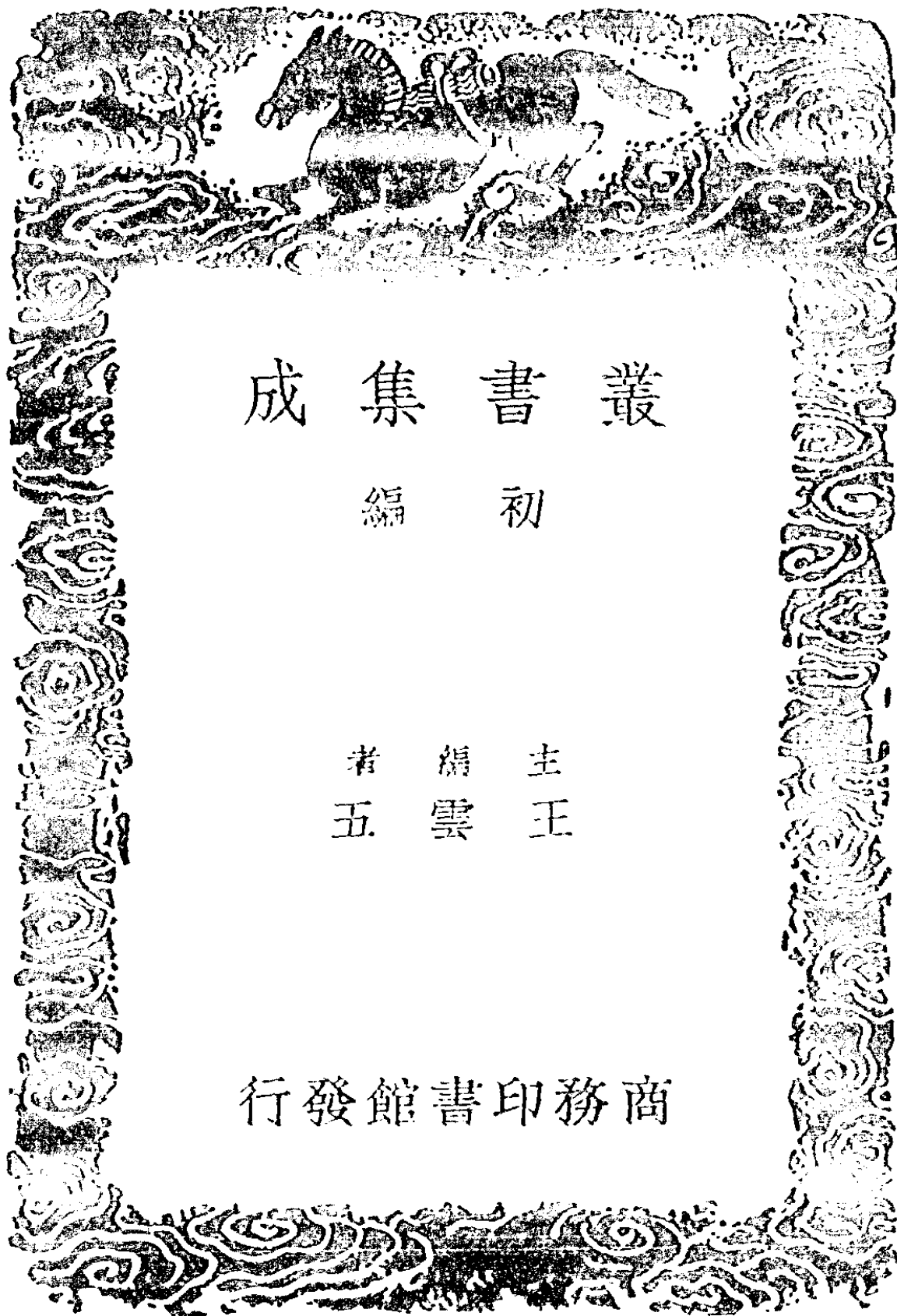
8.
33
14
527

說

苑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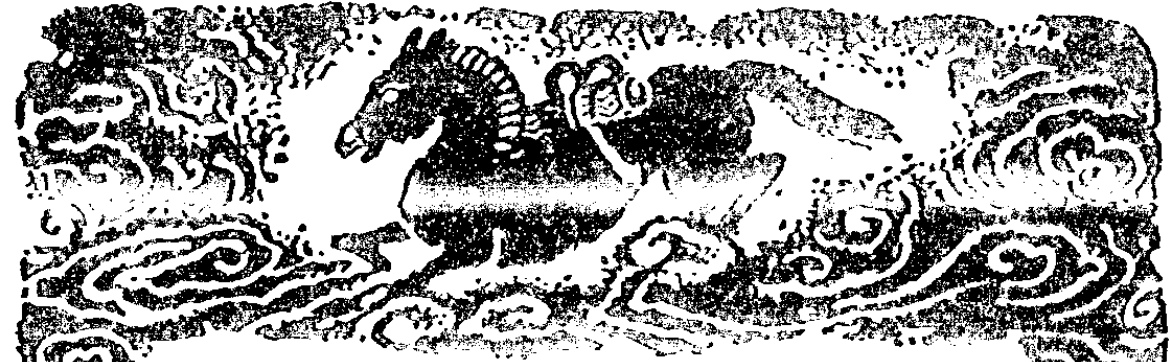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苑 說

(三)



3 0649 0248 3

撰 向 劉
校 滢 以 揚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以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堯舜禹湯。天下歸之。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知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寒。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

083
112
2:528

說苑 卷十四

一三七

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思，不忍戰百姓，故事勦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也。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傅士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日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閤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管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

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愆，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其摺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命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開。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君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願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鞞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遣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迫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別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擗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耒。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吻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厯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輪。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尙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自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

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天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鍔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蹙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

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己。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土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蠶緣仆柱。梁蚊竄走。牛羊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虛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鏡以精明。美惡自服。銜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泉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己者。心

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鳴。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事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隄。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鷂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蠋欲類蠶。鱒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鱒。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使也。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獸狐疑。不若蜂螫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愨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于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閱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資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也。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雜。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儉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別。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邈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

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膾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駉。倚衡負輓。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鑊。鄒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

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馱駟。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鱸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鄴。武王處鎬。鄴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

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尙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闕。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蘄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鼃鼃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鱣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益。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遠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粟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跣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比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

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巖崿崿。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

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搯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衰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機槍肆李。句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雖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主春者星昏而中。可以種桑。上告于天子。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菲大角。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汗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

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寤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寤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寤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寤之所求。栢常寤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寤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寤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寤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寤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寤俯有聞，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懼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崩曠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右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乎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而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峩峩翼翼。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照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二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神明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宗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士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置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夫。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蜃，姓在虞夏。

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如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卽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子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

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八千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歸占之。歸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旣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廐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狷。狷食駸。駸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駮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烏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鹿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與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鸞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小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

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拊。俞拊之爲醫也。擗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拊。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倅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

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尙甘。聲尙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圍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鉞。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鞞。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

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大一作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

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與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

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攬。鷙鳥不搏。蝮螫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象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殀天。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臯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僮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口實曰哈。玩好曰贈。知生者賵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賵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贈含槨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

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菑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菑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齋者。思其君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僂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禋。五年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懣懣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懼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慙。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楬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施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

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無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人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尊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渙者善爭。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鬪之患起。爭鬪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

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心既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擇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

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尙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

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愒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

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

願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積。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之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一本作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羶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尙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

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僇。言失容也。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旣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僦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僦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僦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僦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椁。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人生易尙。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邠侯曰。善。遂僦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鍬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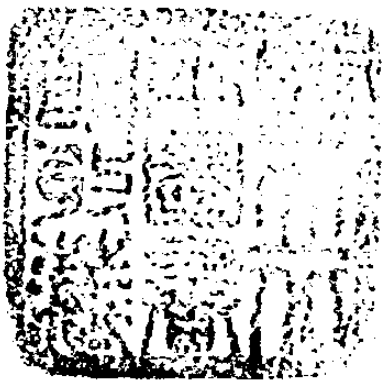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屨。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文書目祇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卷。而爲之序。大略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狗物者多。自爲者少。所論過刻。誠有如何氏所譏。但其所采春秋時事亦實多。牴牾如謂咎犯以樂見晉平公。石乞侍坐於屈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使人往視。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王伯厚已斥其述紀之誤。見學紀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州黎。韓武子謂欒懷子。叔向間殺萇宏。左史倚相諫楚莊王。皆前後不同時。又以狐突自殺在獻公卒時。舟之僑作龍蛇詩。同介子推。羊舌虎爲善樂達。當是欒逞字諱。皆與左傳不合。而言屠岸賈事。全同史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禪天下。以鮑白令之諫罷公。見至又盧生侯生旣亡。後得侯生。侯生歷數始皇過失。始皇默然。遂釋不誅。見反質俱與史記大異。向距漢初不遠。必非無據而爲此說。故特表之以廣井魚之聽矣。此書自曾氏校正後。頗無殘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上下章誤合爲一者。亦祇略爲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三十年三月廿八日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苑

說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劉 向

校者 楊 以 滢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錢



33
4
528